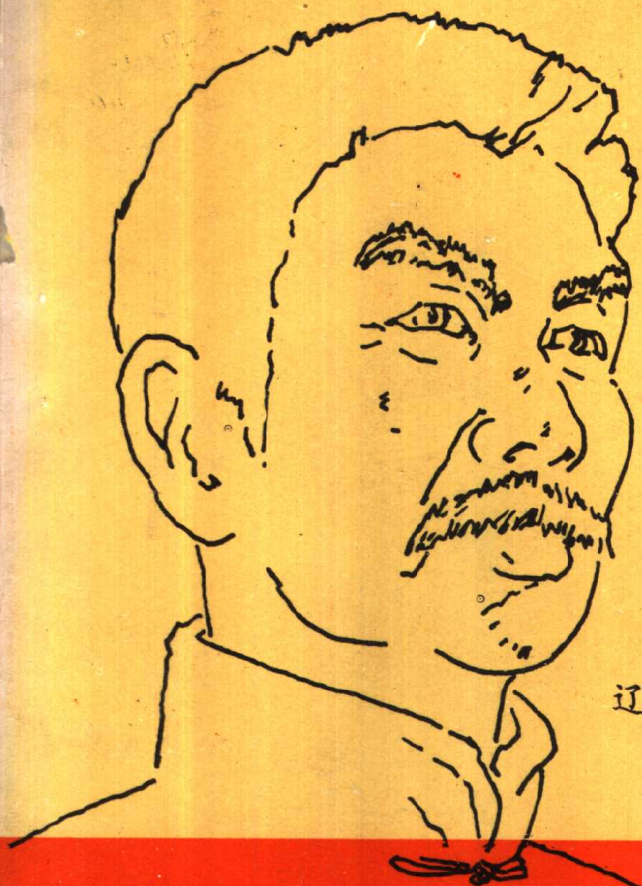


学习鲁迅通俗读物丛书



辽宁省职工教育

教材编审委员会

鲁迅小说会心录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学习鲁迅通俗读物丛书

鲁迅小说会心录

杨 义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学习鲁迅通俗读物丛书》编委会

主 编：黄 源

副 主 编：林 非 薛绥之 林 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士菁 王西彦 戈宝权 刘再复

田仲济 林 非 林志浩 林 瀛

陈瘦竹 黄 源 彭定安 薛绥之

学习鲁迅通俗读物丛书

鲁 迅 小 说 会 心 录

杨 义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375 字数：93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263·011 定价：0.80 元

目 次

开头话：请谈“我的”鲁迅·····	(1)
第一章 民族志士之心·····	(9)
一 路的选择·····	(9)
二 面对曲折的历史·····	(15)
第二章 时代思考者之心·····	(30)
一 从“五四”看辛亥·····	(30)
二 从时代的深入剖示心灵的历程·····	(42)
三 站在现实的土壤上透视四千年·····	(54)
第三章 民众代言人之心·····	(66)
一 爱农民与爱历史真理的统一·····	(66)
二 解放妇女与解放社会的统一·····	(77)
第四章 新小说开拓者之心·····	(92)
一 创立“文术新宗”·····	(92)
二 冲破旧形式·····	(107)
三 白描·传神·诗意·····	(123)

开头话：请谈“我的”鲁迅

精美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奇妙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管是相同时代、地域，或者不同时代、地域的作者和读者，都可以按不同的社会倾向和不同的审美趣味，交换着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进行着心的交流。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子复仇，可以刺激东方的读者去思索世界的罪恶与正义；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的盛衰，可以启迪今世的读者去体会人生的过去与未来。南北朝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曾经说过，由于时代的远隔，我们不能看到古代作家的颜面，但是只要读了他们的文章，就可以窥见他们的心灵，这是因为写文章的人“情动而辞发”，欣赏文章的人“披文以入情”^①。通过精美的艺术品，素不谋面的作者和读者是可以进行思想感情的传递和共鸣的。艺术，这是精神世界的流泻千里的大运河，可以沟通江、湖、海，可以沟通古、今、来。

艺术需重欣赏。艺术品的永恒的魅力的重要原因，存在于世世代代的欣赏者根据作品的形象和本人的素养，进行层出不穷的审美再创造。能够在艺术天地中，深切地领略那些伟大的心灵的人们，是幸福的。但是，并非人人皆有这种厚福。诚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②。

一部《红楼梦》，已经流传了二百余年。二百年来，不同身分、不同眼光的读者对这部巨著发表了或是正确，或是隔膜，或是荒谬的五花八门的意见，已经可以结集成比原书

① 刘勰：《文心雕龙》卷十“知音”。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

还要厚几倍的新书。当人们尚未掌握现代的科学的文学观念的时候，情形确实如同鲁迅所描述的那样：“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鲁迅在这段话的后面加了一串省略号，大概是意味着这些话既没有把以往的种种意见囊括无遗，更无法穷尽今后将会大量出现的新的见解。真正耐得起咀嚼的艺术杰作，它被咀嚼和品尝出来的滋味，不仅与作者奉献出来的珍馐佳肴有关，而且与读者的牙齿和舌头也不无关系。也许是有某种预感，有了某种期待吧，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头就写下了一则充满弦外之音的韵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正因为一部艺术杰作产生之后，往往存在着这种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我国古代颇为重视高明的艺术欣赏，把它比拟为知心、赏音、解味。刘勰的《文心雕龙》专设一章论述文学的鉴赏和批评，题为“知音”，一开头就感叹不已：“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中外艺术家皆期望知音的出现。法国雕塑家罗丹把精神比作流水，通过艺术品渗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又把艺术比作竖琴，通过琴弦的拨动引起世人的共鸣。他认为：“艺术家和思想家好比十分精美、响亮的琴——每个时代的情境在琴上发出颤动的声音，扩展到所有其他的人。”②我国人民正是把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欣赏者这种声气相求、心心相印的关系，想象化和理想化为传颂千古的《高山流水》的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

② 《罗丹论艺术》，第128页。

故事的。春秋时代的晋国上大夫伯牙学琴三年不成，跋涉千里，到东海蓬莱，闻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声，心有所感，乃援琴而歌，自此琴艺大进。但是，音乐家操琴，主要不是为了和自然交流心绪，而是要和人交流心绪，他的琴音不仅溶进了自然的妙音，而且溶进了自己心灵的妙音。他需要他人理解，需要他人分享愉快，需要他人与他同哭同笑，同爱同憎，同思同慕。因此，当伯牙遇到钟子期的时候，他用琴弦表达对高山的思念，子期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他用琴弦表达对流水的赞美，子期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他把这种知心之言，当成自己艺术创造的极好的报偿和满足，遂与子期顶礼八拜，结为异姓兄弟，到子期逝世之时，碎瑶琴于他的祭案之上，流露出一种“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杜甫诗句）的难以慰藉的伤痛，难以平息的怅惘。音而有知，是艺术家的幸福；音而能知，是欣赏者的幸福。这种幸福的创造、再造和转让，构成了艺术世界中心的交流。

鲁迅是重视知音，而且渴望知音的。他曾经录写清代道光年间何溱的话，作为奉赠知己挚友瞿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文学知己完全归于一人，他并没有如同伯牙那样在钟子期死后碎琴不操。他不仅在与瞿秋白结交以前就写过大量小说、散文和杂文，而且在瞿秋白牺牲之后还写过许多杂文和小说（《理水》、《采薇》、《出关》、《起死》等小说皆写于瞿秋白一九三五年六月就义之后）。他认为，大量的知音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他讽刺道：“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

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①当鲁迅作为新文学的主将出现在我国历史的时候，他的心始终是和人民大众血肉相联的，联着他们的苦难和命运，事业和前途，缺点和优点，不辞站在风沙扑面的大地上，为他们申诉，为他们呼唤，为他们战斗，为他们呕心沥血、直至心力交瘁。他的心胸是向人民敞开的，不曾封闭在象牙塔中，他恭请千百万民众作他心中的住客，也愿意自己的心成为千百万民众胸中的住客。他曾经把自己的受业师章太炎和俄国文豪高尔基相比较，虽然赞扬章太炎的革命勋绩，但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他后期“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而对高尔基的尊崇，也主要着眼于“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②。在对高尔基的这些论述中，寄托着鲁迅在人生、在文学上的崇高理想。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巨人，我们义不容辞地应该努力成为他的人生上的知己，文学上的知音。汉代张衡的《四愁诗》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甫（山名）艰。侧身东望涕沾翰（泪沾衣襟）。”既然鲁迅以赤诚之心馈赠给我，我也应以赤诚之心还赠给他，这种以心换心，心心相印，是民族历史教导给我们的“礼尚往来”。尽管我们可能会遇上类似于梁甫山那样的文字上的艰难，我们也应该跨越它，愉快地从文学作品的路径上走入鲁迅的心灵世界。

鲁迅小说为数不多，《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共收短篇小说三十二篇，中篇小说一篇。这些小说大多凝结着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我国旧民主主义革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命时代的后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早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真切的观照，凝结着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的省视，它们无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中一颗伟大的心的结晶。鲁迅于一九一八年春夏之交，发表了《狂人日记》，揭开了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序幕；于一九二一年底到一九二二年初，发表了《阿Q正传》，使我国发端不久的现代文学走向世界。这数度寒暑在人类的历史中，是何等短暂的一瞬。但它以火山喷火、山洪狂泻的势头，展开了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成效的一次革命，而且在鲁迅脚下从起步走向成熟。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小说艺术和世界文学的进步潮流汇合了，而且它以特有的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作风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鲁迅小说已经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彪炳百代的丰碑。谁要想了解我国人民在一个苦难重重的历史时期是如何生活、如何思维的，就不能不读一读鲁迅的小说。谁要想了解我国小说艺术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是如何抛开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的旧样式，而进入一个千姿百态、别开生面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也不能不读一读鲁迅的小说。他的小说把人生教给你，把历史教给你。你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个苦难的时代，接触到一个崇高的灵魂。毫无疑问，鲁迅小说是我国现代小说精华荟萃之处，是我国现代文明发端期的灿烂明珠，其中不少佳作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必读的典籍。理解鲁迅的小说，从鲁迅小说中理解一代文豪的伟大的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学修养中应该具有的因素。很难设想，一个对鲁迅小说一窍不通的现代中国人，具有多么深厚广博的文学修养。

艺术欣赏，不纯粹是一种接受，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要求欣赏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亲身体会作家创作时的心

灵历程，进行形象的再创造，感情的再体验。鲁迅小说不是以古怪离奇的情节来媚悦读者的，在这里也很难找到日丽风和、娇红嫩绿的景象，但它处处是生活，处处孕含着思想。阅读这种小说，需要更深的阅历，更明彻的理智，更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因此，这种阅读，是智慧的考验，是艺术鉴赏力的考验。体味一个伟大的心灵，比体味一个平庸的心灵更有益，然而也更艰苦。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艰苦的考验是可以得到加倍的补偿的。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曾经说过：“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它作品的标准，估计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①鲁迅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多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其艺术格调是忧愤深广。病态和不幸是社会的形相，忧愤是作者博大的心，这种心与形自然融洽，达到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它所提供的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没等艺术典型，都具有高度的社会概括能力，再三揣摩和咀嚼，我们便觉得是在披阅一部感慨多端而又特色鲜明的人生历史。它所提供的生活细节是经过高度的挑选和洗炼的，笔墨凝炼，暗示性很强。孔乙己那件脏破不堪的长衫，记录了在封建教育的毒害下一个命运偃蹇的旧文人的末世命运；《风波》中赵七爷的那件轻易不穿的竹布长衫，透露了在偏僻的宗法制农村中一个以遗老自居的劣绅的阴险毒辣的心肠。《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手中的黄漆棍子（即阿Q所谓“哭丧棒”）是人物捋扯西洋皮毛，用以威吓民众的标记；

① 《歌德谈话录》，第32页。

《祝福》中祥林嫂拄着的那根下端开裂的竹竿是人物历尽苦楚,沦为乞丐的印证。总之,鲁迅小说的一人一事,每个人物的一颦一笑,每个事物的一形一态,往往包含着、或暗示着人生的甘苦、世态的炎凉和历史的浮沉,经得起反复的吟咏,反复的咀嚼。吟咏一两次,有一两次的体会;咀嚼十次八次,有十次八次的滋味。法国小说巨匠巴尔扎克说过:

“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它类似总结。”鲁迅的小说正是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艺术要求,达到这种艺术境界。对于这类作品的欣赏和理解,巴尔扎克援用了《一千零一夜》中阿里一巴巴的故事,传说中的阿里一巴巴发现了一个进入秘密宝库的诀窍,只须说一句“芝麻,开吧!”宝库的大门立即敞开。巴尔扎克认为,理解最美的艺术作品,并非人人都懂得“芝麻,开吧”的诀窍的,“它的质朴本身就是一种抗力,因为欣赏者必须首先掌握打开这扇艺术之门的钥匙”^①。鲁迅小说作为至为深刻和完美的艺术珍品,也是具有对欣赏者的这种抗力的。我们只有加深阅历,提高思想,增强艺术鉴赏能力,才能克服这种抗力,掌握打开这扇艺术宝库大门的钥匙。一旦这扇大门被打开,我们就受益尤深,我们就可以同一位文学巨人进行心的交流,可以在他所提供的艺术形象的指引下,去深刻地理解历史,理解时代,理解社会,理解人生。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鉴赏力,引导了我们思想的深化,智慧的扩充。

鲁迅是属于人民的。尊重鲁迅,理解鲁迅,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素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把音乐天才贝多芬推崇

① 巴尔扎克:《论艺术家》,载1965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册。

为“灵魂宇宙的至尊”之一，他说过：“当我浑身燃烧着贝多芬的伟大作品的火热气息时，我将跟你谈我的贝多芬。”^①笔者不辞谄陋写成这本薄薄的书，目的是引起更多的人立志成为鲁迅及其小说的知音，热盼着更多的人说出：“当我浑身燃烧着鲁迅的伟大作品的火热气息时，我将跟你谈我的鲁迅。”故此，本书取名为《鲁迅小说会心录》。

① 《罗曼·罗兰文钞续编》，第94页。

第一章 民族志士之心

一 路的选择

鲁迅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中一个伟大的寻路者，他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这个伟大的寻路者的坚实的足迹。我们不妨想一想，他本来属于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子弟，终于成为一场新兴的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将，他从“子曰诗云”的旧壁垒中纵身跳出，终于屹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这中间存在着多么辽远的距离，存在着多么漫长的道路。他在小说集《彷徨》的卷首，曾经引用战国时代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的诗句作为题记：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苍梧是楚国南部（今湖南宁远县）的九疑山，相传舜帝埋葬在这里；县圃（即悬圃）却在遥远的西方的昆仑山，为神人居住的场所，关山重重，弱水三千，而鲁迅却要切切实实地以屈原想象出来的“上下求索”的精神，从自己的早晨到自己的黄昏，走完这条漫漫长途。而且这条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笔直的。鲁迅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动的时候，有人尚在沉睡，有人已经觉醒，旧的在轰然崩溃，新的却还需要先进的人们去艰难地探索。

这是一条如此坎坷的道路：有废墟，有血泊，有坟地，有交错的叉道，也有熹微的星光。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除了需要有勇气、有毅力之外，更不可缺的是需要有眼光，能选择。历史在造就伟人，历史也在考验伟人。

鲁迅在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上，有过四次重大的选择，两次发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是一八九八年，他离开家乡绍兴，先后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他出生于聚族而居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晚清的翰林。在他开始观察人生的时候，祖父为参加科举考试的晚辈和亲友贿赂主考官，被判罪入狱；在两三年内，父亲吐血、死亡，家庭急速地由小康陷入困顿，每受房族和社会的歧视与欺凌。他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和周围人们的势利的心肝，本来他就对科举道路非常淡漠，如今他也不肯走当地衰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学做幕友或商人。他绝不是孔乙己，家业衰落还不肯脱去那件作为士族阶层的象征的长衫。他坚决地把孔乙己口中那种陈腐的“之乎者也”，换作南京新式学堂中的声、光、化、电。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这次道路的选择，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①这种选择，似乎与他的文学道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开阔了鲁迅的视野，为他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新的选择准备了条件。他不仅接触了在三味书屋不能接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里，了解了十九世纪重大的自然科学发现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谈到这种学说在他思想发展中的意义时，鲁迅曾说：“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幫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②

道路的选择，既反映着历史的要求，也回响着个人的心

①、鲁迅：《呐喊·自序》。

② 转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之二》。

声，显示着个人的眼光。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知道新医学对日本的维新运动有很大的助力，决意学医，以便救治象他父亲那样为庸医所误的病人，战时去当军医，促进人们对维新事业的信仰。这些想法，是他第一次道路选择的顺理成章的结果。但是，他并没有被人体解剖图遮住了世界形势图。相反，他看到了一些留学生的浮薄昏庸，感到了一些日本学生对积弱民族的傲慢歧视，他学习了日文、德文，比较着东方、西方，“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他的心似乎从来没有平静过，他的道路选择尚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分，深感到做了异族奴隶的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他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强音。正是在这种思考和追求中，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课室里发生了一件强烈刺激鲁迅思想的事情：

第二年添教霉萎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按：实为幻灯）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都欢呼起来。①

清政府以“局外中立”的态度，容忍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交战，已使鲁迅的心情十分沉痛。更难堪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围观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课堂上却爆发着被军国主义情绪所支配的日本学生的喝彩声。强烈的对比和难堪的耻辱，引起了鲁迅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他“觉得医学并非

①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这就是鲁迅在生活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弃医从文，时为一九〇六年春。人生选择，是人生目的在特定的机缘中的落实。鲁迅自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他是带着民族志士的一颗赤诚之心，走入文学的天地的。鲁迅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文学在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业中，应该做什么。他的文学目的是崇高的，是带有当时所急需的启蒙主义性质的。启蒙主义是民族正当觉醒、社会要求革新的时代，反映着这种觉醒和革新要求的先进的人们的智慧之光。青年鲁迅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的，他感受时代的启蒙思潮，想用浪漫主义的热情感染、震醒和激励国人。他十分推崇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曾经购买了八大册的雨果作品选集，他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就是雨果《随见录》中的片断，取名《哀尘》，哀悯尘世上被压迫的人们，慨叹亚洲、欧洲到处皆是陷阱一般的悲惨世界。他译作的第一篇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就是借古希腊的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者的悲壮故事，针砭国人的愚弱的性格，激起祖国人民为拯救危亡而战的尚武精神。正如雨果所说：“诗歌在政治风暴中冒险，正因为如此，它才更美、更强有力。当我们以某种方式感受诗歌的时候，我们情愿它居于山顶和废墟之上，屹立于雪崩之中，筑巢在风暴里，而不愿它向永恒的春

① 鲁迅：《呐喊·自序》。

天逃避。我们情愿它是雄鹰而不是燕子。”^①鲁迅最初厕身于文学领域的时候，就不是日暖风轻时节的燕子，而是风雨如晦的天空上的雄鹰。

离开仙台回到东京的鲁迅，开始邀集同志，筹办《新生》杂志。杂志的名称寓有“新的生命”的意思，第一期的插图，拟用英国十九世纪画家的油画《希望》，画面是一个诗人，包着眼睛，抱着竖琴跪在地球上。尽管这种刊物由于人员流散、经济匮乏，未及问世便成泡影了，但是刊名、插图的寓意，无不洋溢着鲁迅为振兴民族文学的拳拳之忧。这时，鲁迅对世界文学的视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他省衣节食，购阅外国文学史籍和作品。他后来谈到自己是怎样做起小说来的，承认“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②，其中的医学知识是在仙台医专一年多的时间里学到的，百来篇外国作品主要是在东京从事文学运动的三数年内读到的。他这段时间的文学倾向和文学趣味，非常开阔，也非常复杂。浪漫主义对他还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写了一篇系统地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论文《摩罗诗力说》，推崇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富有叛逆性的诗风，想用这派诗人如狂风、似怒涛的积极浪漫主义激情，打破“中国之萧条”。但是，鲁迅这个时期的文学趣味，已经明显地增加了现实主义的成份。他曾经讲过，当时最喜欢的小说作者，有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这

① 雨果：《秋叶集·序》，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